

# 拉萨冬日小纪

吉米平阶

冬季一个周六下午，我去参加自治区影视家协会的“珠峰影像”电影沙龙。沙龙的地点在拉萨柳梧新区万达广场的一家书店，时间是下午两点半。

常年在拉萨工作的人知道，这个时间段，对拉萨的上班族来说，有一点尴尬。因为拉萨平常中午下班的时间是一点，吃饭收拾午休，这个时间正是午觉正香的时候。拉萨海拔高，夜里睡眠质量一般要打折扣，所以午觉对我这样的人而言，是很重要的。不过，今天是周末，不考虑上班，也就可以牺牲午觉。计划早早出门，先去北边的中干渠走一走，然后再在附近解决午餐。

柳梧是拉萨的一个新区，在拉萨河的南面。2007年青藏铁路通车以后，围绕着建在柳梧的拉萨火车站，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，不几年，拉萨火车站就被淹没了。高楼层大厦之中，不仔细找都找不着，柳梧成了一个洋溢着青春朝气的新城。有一次改稿子，在柳梧新区住过几晚，早上下楼吃早点，写字楼下各类早点铺，到处都热气腾腾。行色匆匆的年轻人，或者在小店里埋头喝豆浆，或者拿着煎饼奶茶边走边吃，若不是北边根培乌兹山脚下的哲蚌寺和眼前的蓝天白云提醒，恍然以为这是在内陆某个快节奏的城市里。柳梧新区，相对拉萨而言，完全是一个崭新的存在。而对我来说，无论是距离上还是心理上，柳梧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。

柳梧万达是2020年夏天在拉萨开业的，应该是万达在拉萨的第一家店，当时还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热闹事件。不过我一直没有去过，一是觉得远，二是觉得那是年轻人的时尚消费场所，意趣上还是有一些隔阂。因为觉得远，出门前就打开高德地图查一查，预备留一些时间。一查不要紧，直线2.5公里，也就是我日常散步的一半距离。再看路线，也是我日常散步前半往川藏青藏公路通车纪念碑的路线。这出乎我的意料，当下决定安步当车，步行前往。既然是所谓广场（这个广场跟过去广场的概念不是一码事），饱肚子的地方总是有的。

川藏青藏公路通车纪念碑建于1984年12月，为纪念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30周年而建，有胡耀邦同志题写的碑铭。2014年8月，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60周年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，强调要弘扬“两路”精神，助推西藏发展。“两路”纪念碑是拉萨地标性建筑，地处拉萨河北岸靠西一点的地方，紧邻拉萨西郊长途客运站，过去算是偏远的地方。2021年，市政建设打算了连接拉萨河南北岸的三号坝桥，这里变成了繁华的交通要冲。没想到的是，柳梧万达就在河对面。柳梧新区的扩展速度也太惊人了，不知不觉间，对岸高楼林立。因为拉萨老城区保护，建筑都限高，对岸的那些建筑，就像要解恨似的，有点野蛮生长的意思。

三号坝桥的修建，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。拉萨河是季节性十分鲜明的河流，冬季枯水期，河水只有涓涓几股，裸露出大片沙石河滩，大风一起，黄沙满天。而夏季洪水漫延，常常引发水患。本世纪初，拉萨河还是一条保留着原初面貌的河流，现在繁华的大陆岛，那时候叫古玛林卡，是拉萨河中心的一座小岛，有一条吊桥与北岸相连，里面灌木丛生，人迹罕至。据说在旧西藏时期，有强盗在拉萨城区得手，就到这里分赃，所以得名古玛（强盗）。1994年，西藏文联召开太阳城诗会，我们还在小岛上郊游野炊。记得那回有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，对参会的一位年轻女诗人有“君子之好”，就勇敢地下河游泳，没想到到这里郊游的游客们喝完啤酒，都把酒瓶扔

到河水里，结果搞得他的两只脚丫扎成了刺猬。那时候绝对想不到，这里会变成拉萨繁华的商业中心。

三号坝桥是一座过水橡胶坝，把拉萨河水拦截起来，成为水面宽阔的小水库，拉萨市政的说法是“河变湖”。有这么几个小小的湖泊在城市中央，拉萨这几年的确比过去湿润得多。拉萨的干燥，尤其在冬天，两个人握手，或者开门推窗，常常会打出火花来，所以你看见拉萨人在开门前，用手指头去敲墙，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跟里面的人打招呼，他是在防静电。

三号坝桥刚刚建成的时候，是一座仅供行人通过的小桥，我有时散步到纪念碑，兴之所至，就沿着小桥走到河对岸。那时候过河就是南山的山脚，河滩上一片荒芜，并不是理想的散步场所。也就是这几年，拉萨河南岸高楼叠出，成了一番新气象。

那么，从我的住所西藏文联到电影沙龙的举办地点，也就区区2.5公里。出文联后门右拐向南，沿着民族北路而中路而南路，路过“两路”纪念碑，穿过三号坝桥过南环路左拐向东即到。民族路是拉萨城区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，北从中干渠旁边的二环路开始，通过繁华的建材市场、天海夜市，过十字路口，路西是拉萨饭店，路东是人民会堂，挨着人民会堂，依次是自治区人大、军分区、图书馆、博物馆，而路北则有著名的罗布林卡，可以说是一条政治经济文化汇集之路，在这条路上散步，不寂寞。步行前往的路上，想起拉萨一位著名的民俗学家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，说拉萨的南山，由于妖魔作祟，每年都要往北边挤过来一点，北边就是拉萨的主城区，有如八瓣莲花的花蕊一样的布达拉宫和那么多的民居，岂能让它挤过来！于是就要每年举行赶山仪式，把悄悄挤过来的南山赶回去。这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用赶山鞭把“隐阳山”赶走的故事，也像《太平寰宇记》的《三齐略记》中所记：“始皇作石桥，欲过海观日出。时有神人，能驱石下海，石去不速，神人辄鞭之，至今悉赤。阳城山上石，皆起立东倾，如相随状，至今犹尔。”驱石赶山，应该是我

们古人的朴素理想，要不像愚公移山这样的故事为什么深入人心呢？

参加完沙龙，依旧步行返回，此刻天色已黑，华灯初上，三号坝坝起来的小水库，波光粼粼，倒映着拉萨河北岸的万家灯火，让这个高原城市有了别一种风味。走在三号坝桥上，回头四顾，炫目的灯光秀让人一时不知身处何方。再看一抹夕阳下的南山山顶，竟有点绿意葱茏的意思。我知道这是我的错觉，因为季节已至冬月，城区的杨柳树都已落叶殆尽，更何况在高高的山顶。

“树上山”，是拉萨市政的另一个口号。这些年，从拉萨市区北边和南边的山脚开始，有了大规模的绿化，我们单位都曾经在拉萨河南岸承包过一片地区植树。在拉萨植树，首要灌溉的保证，只要有水，大部分的树苗都能活下来。有关部门采取的措施，是把水管牵到高高的山坡上，再由上而下进行浇灌。“树上山”，就是让树由山脚一点一点地“爬”上去。这些年，拉萨城区南北两山的山脚，都已经绿树成荫，所以我的错觉，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。

2021年拉萨冷得晚，时间已进入阳历十二月份，还完全没有入冬的样子。在阳光明媚的中午，关掉暖气，你也可以在阳台上穿着短衣短裤日光浴，这是许多朋友难以相信的。拉萨河谷的冬天，光照充足，晴天的比率在百分之九以上。这种晴天是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的晴天，天蓝得有时让你觉得太呆板，千篇一律。所以，多云或者阴天，常常让人有一种新鲜感，有人在微信里这么说：好不容易的阴天，出去走走。这要在别的地方，一定会被別人认为有点不正常。

临近新年，连续阴了好几天，气温骤降，有一个朋友晒了她家的室温，看温度计是零上四度。另一个朋友回复说：受不了你们西藏啊，屋里就没有取暖设备吗？回复曰：除二十四小时开着电取暖器，又太干燥了。彼时我正在屋子里，没有开暖气，室温十七度。我就想，这位朋友晒的是拉萨的天气吗？

拉萨（不是说整个西藏）的冬天，因为地处宽阔河谷，日照长，白天最高气温常常在五度以上，而晚上最冷也不过零下十度。在采光良好的屋子里，

体会不到“严冬”这个词的意思。只是因为海拔高气压低，缺氧会比夏天更重些。

我曾经在很早的一篇文章里这么写过：

在拉萨，城北郊的拉鲁湿地和城南的拉萨河边，到处是飞来越冬的黄鸭、赤麻鸭、斑头雁。每天天还没亮，天空就会传来阵阵辽远的鸣叫，那是早起的候鸟，在拉鲁湿地和拉萨河谷来往。早锻炼的时候，来到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畔的拉萨河边，可以看见上百的野鸭和水鸟，有的在河滩上闭目养神，有的在河面随波逐流。当第一缕阳光照在西郊的根培乌孜山顶上，它们成群结队凌空而起，飞向朝阳辉映中拉萨河对岸新建的火车站，飞向拉萨河上飞翔的柳梧大桥。城市的现代化进程，有这些可爱的生灵伴随，就少了许多钢筋水泥的冰冷，增添了一些天人共谐的温馨。

如果有一些闲暇，可以在午后暖洋洋的阳光下，找家藏式茶馆，要杯甜茶，抛开时间和事务，看周围的雪峰，看那些携家带口来拉萨朝圣购物的农牧民，他们虔诚而好奇的脸上洋溢着幸福，这个时候，心中不由生出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，感谢大自然对西藏这份特殊的眷顾。田野在绚烂的日照下，静静吸纳着天地间的养分，内敛而平和。冬季的西藏，晴空万里，艳阳高照，有风雪的日子，也只是那么一两天。和煦的阳光，让一切都罩上一层不紧不慢的从容。

从叙述时间上看，这篇文章写在2007年前后。那时候，“两路”纪念碑，还是南向道路的尽头，纪念碑对面的拉萨河南岸还一片荒芜，拉萨河上，也没有坝桥相连。那时候的柳梧新区，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只在火车站附近那一点点地方。当然，那时的拉萨没有今天的繁华。

腊月初一，还在假期。几家亲戚相约，到柳梧万达小聚，因为许多家都带着孩子，那有孩子们可以流连的地方。“难得的阴天，出去走走”。出得门来，果然阴云四合，有冬天的味道。大概因为假期里，行人车辆不多，没有高大树荫遮蔽，走在民族路上，远远就能看见拉萨河南岸的高楼比肩接踵。拉萨河坝里越冬的候鸟成群结队，现在其间还夹杂了许多野天鹅，天气好的时候，它们不时会成群起飞，在拉萨河两岸制造一些浪漫的气息。走进南岸，看见那些楼群已深入到了更南边的山脚，有的地方完全是机器挖掘出来。过去仿佛就在河边的南山，现在已经被这些楼群逼到了很远的地方。我想，要阻止南山的侵蚀，无须征集许多人仪式作法，也不用老子的赶山鞭，只要市政立一个招牌——此地开发，那无论多难搬走的大山，都不在那些开发商的话下。



高台地戏（版画）  
朱世伟

# 紫荆花落

小河丁丁

楼下那条大道，栽了一路的红紫荆，树龄都有好几十年。瞧，那棵歪斜的树干因为靠着栏杆，把胳膊粗的铁管都吃进去了。它们那么高大，枝条修长茂密，叶子又那么多，形成一片长长的荫凉，把石桌石椅，排队停在那儿的小汽车，全都笼罩起来，遮蔽起来了。

最美的是花开时节，红紫荆花期那么长，一年四季，季季开，十二个月，月月开。她的根系那么广大，一年到头从地下吮吸养料。她的叶子像绿蝶展开翅膀，一年到头从阳光中获得能量。她的枝条伸向四面八方，紫荆的五瓣花一年到头开个不停，只偶尔休息几天，顶多十天半月，喘一喘气，振作一下精神，又没完没了开起来。看呀，如今十二月了，北国早已冰天雪地，在这南国，红紫荆正开得热闹。那些在空中自由舒展的枝条全开满了，花枝于是变得沉沉的，从高处往下低垂。叶那么绿，花那么艳，你专注于看叶，就成了绿色的瀑布，溅起紫红的浪。你专注于看花，就成了紫红的瀑布，溅起绿色的浪。眨眨眼再一看呢，更像两色瀑布在空中汇流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再也分不开谁跟谁了。好羡慕那些鸟儿，就住在浪漫花叶间。

花儿边开边落，路面昨天傍晚才扫过，次日一早又落满了。地上一片紫红，那么随意，但却疏密有致，仿佛大

地成了一纸花笺，叫人情不自禁就走去。可一走到树下，脚步就放轻了，放慢了，生怕踩着那些脆弱娇嫩的精灵。然而花儿到处落满了，地上空隙小小的，无论如何也无法不踩到它们。真想变成佛菩萨，或者神仙，据说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脚底会离开地面一点点，不伤虫蚁，那么也不会伤到落花了。可我是凡人，如此沉重的肉体凡胎。听见鞋底发出轻微的破碎声，碾压声，心尖尖也止不住地疼痛，虽然是同样的轻微，却也让人难过神。

那么多花在落，在凋零，迎着早晨温暖的阳光和柔的风，毫不避人。你看那红紫荆，看着它们满头的花，不知哪一朵，哪一朵，或者同时有好几瓣，好几朵，毫无征兆就离开枝头。花瓣多数旋转着飘坠，也有整朵轻轻落下来的，都恋恋不舍。那掉光了花瓣的花蒂，带

着一簇细长的花蕊，下落时毫无牵挂，一头就栽到地上。那一刹你不敢眨眼，就像看见了流星或者流星雨一样，心中充满美丽的叹惋。然而，流星或者流星雨，总是给人希望，要叫人企求什么，对未来产生美好的心愿。而这些落花呢？却只能叫人为之太息。这太息里有几分惋惜与忧伤，但又不是——毕竟，它们那么美丽。看着它们凋落，你好像伸手去接，或者拉开衣襟兜住，一旦它们落了地，别别的落花混在一起，就分不清哪一朵是哪一朵了。

清洁工拿着那么大的扫帚，刷刷，刷，一下一下扫过来了。刷，她一下，散落花就聚成一堆。刷，刷，她再扫两下，那一堆落红就很可观了。刷，刷，刷，刷……她一下一下地扫，不慌不忙，不一会儿就扫起好大一堆，用撮斗撮起来，倒进了垃圾箱。那个黑

色的垃圾箱那么大，她一早晨就会装满，冒出紫红的堆头。然后就有垃圾车来运走，不知送到哪儿去了。

真叫人舍不得啊。真想跟清洁工说，这些落花能不能不扫？可是，不扫怎么行呢？唉，这么美丽的事物，总叫人产生孩子气的想法。你能做的，就是趁着片刻的闲暇，好好儿看一看。

看呀，落花落落在车顶上，一辆一辆小汽车，都成了花车。红紫荆装饰花车，比起花店要慷慨多了，有一辆白车停了两天三夜，车顶全堆满了，挡风玻璃前方堆得都要遮挡驾驶员的视线了。

看呀，落花落落在小杂房顶上，小杂房变成花房了，那原本不是住人的地方，却叫人起了住进去的念头。

看呀，落花落落在石桌石椅上，仿佛在说，这椅子人不来坐，我们就来坐坐吧，这桌子人不来放东西，我们就来歇歇吧。其实不是人们不去石椅上坐，不是人们不爱在石桌上放东西，而是人们也都像我一样，看见石桌上有落花就不忍心坐上去，也不忍把石桌上的落花拂掉。这么美丽的事物，除了清洁工，谁会忍心碰触它们呢？而清洁工也只是让这小区更美丽，更洁净。落花倘若不清除掉，日子稍长就暗落了，腐烂了，碾作了尘土。

落花之美，最叫人心悸的，终究还是那凌空飘落的芳姿。



书法 周慧珺

半年岁末，沪上冬夜，冷得人心绪不宁。清晨传来噩耗：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、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周慧珺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，沪上书坛一颗巨星陨落！

2021年夏天，刚刚观赏了周慧珺、李静师生书法展。驻足于周先生的墨迹前，大家无不赞叹“涛怒霆蹴，掀鳌倒鲸。邻女自婚，补袖而舞”。我们共祝先生病体安然。近几年来，先生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，在淡泊善良中融汇了坚韧不拔的生命力量。其实，先生的艺术人生，一直都是艰苦卓绝伴随着璀璨辉煌。

周慧珺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凭借《行书千字文——鲁迅诗选》蜚声书坛，之后一直孜孜不倦地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探索追求，寓古融今，自成一格，成为当今中国最受欢迎书法家之一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文化现象。笔墨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共同载体，在悠久的中国书法史上群星灿烂，再要集聚文化能量、跻身星河，谈何容易？！周先生把文化自信和文化情怀融入了书法实践，用文化品格和文化情操演绎了艺术生命，展现了其丰富多彩的书法性情，提升了上海书法的整体水平，推动海派书法走向新的繁荣。从周先生百折不挠的从艺历程、风樯阵马的艺艺风格、完美纯粹的人文理想和淡泊纯净的生活态度中，我们充分感悟到了她的文化力量。

周先生为上海城市文化演绎了一阙生动的“黑白交响曲”。我在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博物馆和原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工作期间，与周先生频繁交往，得以有机会近距离地聆听、欣赏周先生的创作和艺术见解。1995年10月，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没过几天，我们就取到了周先生的题字“智慧之源”。她精辟地概括了上海图书馆新馆的文化定位，也对上图在未来发展中进一步集聚文明智慧表达了衷心的企盼。1996年，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。我又来到周先生天平路的寓所，送上《新馆开馆纪念集》，与周先生畅谈了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碑帖收藏。她欣喜地观赏着上图的“家珍瑰宝”：宋刻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元刻本《颜氏家训》、五代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、北魏神龟元年写本《维摩诘经残卷》、宋拓本《唐化度寺禅师塔铭》《十七帖》《郁孤台法帖》《凤墅帖》……赞叹“上图真是一座宝库啊，古籍和书法碑帖研究者真应该好好研究这些宝藏”。

周先生曾亲临上海博物馆，在“书画经典——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”中，和陈佩秋先生一起为观众作《中国书画渊源及欣赏》的演讲。周先生在讲述过程中还就书法问题作了示范，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。乙酉年，故宫博物院迎来八十年华诞，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相聚晋唐宋元书画珍品103件，在上海博物馆隆重办展，以国宝的魅力展示中华文化，以经典的力量呼唤文化传承。在人生的一生中，能有机会一次直面一百多件千年稀珍，是极为难得的。在一个人的艺术生涯里，能零距离地与这么多的书画经典一对话，也是难以想象的机遇。故宫博物院藏唐冯承素摹《兰亭序》，为清宮旧藏，《平复帖》和《出师颂》的真迹也从来都是深藏宫闱，这次能够走出紫禁城，来到上海展出，的确非常不容易。周先生结合国宝，当场讲解书法奥秘，使国宝展增添了鲜活的文化气息。周先生对上海博物馆的每次大展都十分关注。在她的寓所里，我们一起谈论过2002年末的“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”。癸未春日，上海博物馆成功地将《淳化阁帖》存世最善本从美国抢救回，安然入藏。周先生关注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，我至今仍记得她的兴奋之情。

周先生和上海书协、上海文化界的关系太紧密了。1998年9月21

忆周慧珺先生  
陈燮君

# 笔起狂澜仍从容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公众号